

NO RESERVED SEAT



第二部

門檻 10

沒有保留的座位

許多年來，我以為故事是用來解釋的。

解釋一個事件。

解釋一段人生。

解釋一個選擇。

解釋一個錯誤。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信念。

每當我們讀一本書、聽一個故事、看一部傳記，我們都期待找到一個答案。

一個寓意。

一個結論。

一個有條理的意義。

後來我發現了另一件事。

最重要的故事並不解釋。

它們讓人認出。

它們不告訴你該怎麼想。

它們讓你抬起眼睛，說：

「我也是。」

這是一件小事。

然而它改變了一切。

因為我們在某樣東西裡認出自己的那一刻，就不再是旁觀者。

我們成了參與者。

這本書、這些門檻、這段漫長的穿越，不是為了博取欽佩而寫的。

欽佩是脆弱的。

它維持不久。

它靠距離而活。

我想要的是別的東西。

我想要的是親近。

親近只會在一個人於另一個人的故事裡認出自己的一個碎片時誕生。

國家不重要。

語言不重要。

宗教不重要。

行業不重要。

重要的是認出。

這一生，我跨越過許多邊界。

地理的。

職業的。

個人的。

而每一次，我都得出同樣的結論。

人與人之間的相似，遠超過他們以為的。

言語會變。

習慣會變。

傳統會變。

但問題始終一模一樣。

恐懼。

愛。

缺席。

希望。

責任。

失去。

對意義的追尋。

所以在一個地方寫下的故事，可以在世界的另一頭被理解。

不是因為它講述一種文化。

而是因為它講述人的處境。

當我開始把自己經歷的碎片拼在一起時，我沒想到會是一部傳奇。

我沒想到會是一套敘事體系。

我甚至沒想到會有一個目的地。

我只是試著理解留下了什麼。

在工作之後。

在旅行之後。

在考驗之後。

在遇見的人之後。

在歲月之後。

答案來得很慢。

留下的比我以為的少得多。

也比我想像的多得多。

留下的是原則。

關係。

教訓。

陪伴。

承擔下來的責任。

守住的忠誠。

而最重要的是，留下了某種我無法定義的東西。

一種線。

一條連結著看似遙遠的經歷的、看不見的線。

也許這條線，也一直陪伴著你的人生。

因為每一段存在都有一條祕密的情節。

起初我們看不見它。

我們忙著生活。

奔跑。

反應。

建造。

然後，到了某個時候，時間給了我們足夠的距離。

我們終於開始看見那幅圖案。

不完美。

不是直線。

但真實。

也許這就是我們講故事的原因。

不是為了教導。

而是為了認出。

認出曾經的一切。

仍然存在的一切。

值得傳承下去的一切。

常常有人問我，訊息是什麼。

事實是，訊息不只一個。

每位讀者都會從一扇不同的門走進來。

有人會在父親身上認出自己。

有人在兒子身上。

有人在失去裡。

有人在重生裡。

有人在旅程裡。

有人在疾病裡。

有人在韌性裡。

有人在愛裡。

故事是同一個。

入口不同。

這樣很好。

因為沒有任何敘事完全屬於寫下它的人。

在它被閱讀的那一刻，它也屬於穿越它的人。

我學會了尊重這種轉變。

不去掌控它。

不去引導它。

讓它發生。

到最後，每位讀者都會改寫眼前的這本書。

用他自己的經驗。

用他自己的傷口。

用他自己的記憶。

所以沒有決定性的讀法。

存在著成千上萬種可能的讀法。

全都正當。

全都真實。

全都屬於人。

走到這裡，在所有這些門檻之後，我不覺得需要說服任何人。

我沒有什麼要證明的。

我不必尋求認可。

我不必建造一座紀念碑。

一個比較簡單的可能，對我就夠了。

有人讀著這些書頁，找到一個接觸點。

一份認出。

一個回聲。

一句話。

一段文字。

一段沉默。

某種讓他想到這句話的東西：

「我不是唯一的一個。」

也許這才是每一個值得講述的敘事真正的任務。

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哪怕只有幾分鐘。

哪怕只有幾頁。

哪怕只有一道門檻。

因為在路的盡頭，當頭銜失去重要性、統計數字化為塵土、時間開始做它自己的工作時，只剩下一個問題。

不是你欽佩過誰。

不是你追隨過誰。

不是你模仿過誰。

而是你認出了誰。

這就是這道門檻存在的原因。

不是作為結論。

不是作為邀請。

不是作為指示。

而是作為一種可能。

如果在這些書頁裡，你遇見了某些屬於你的東西，那麼門已經開了。

你不必請求許可。

你不必證明任何事。

你只需要走過去。

如果你認出了自己，就進來吧。